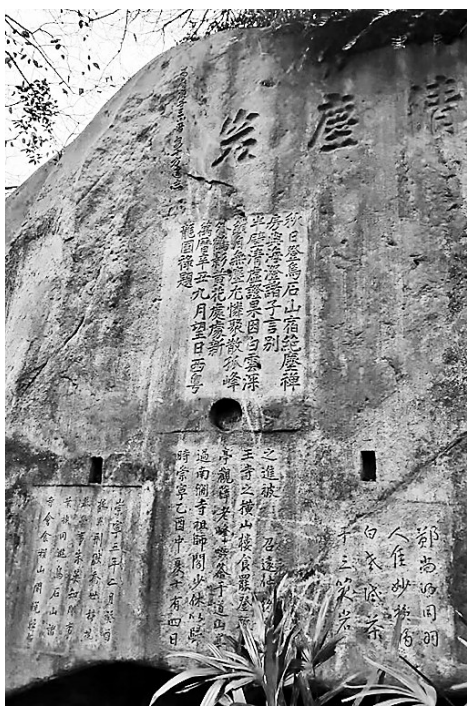
【闽都新谭】

刻进石头的“吃货”

■万小英

乌石山的小径悠悠荡荡地，把我带到了这面石壁前。在我看来，摩崖也是摩心，古人将心绪摩挲着刻进石头，引动观者心澜。

此处为“清尘岩”，明代官员龙国禄所书的行体三字在最上头，也最为醒目。龙国禄曾任漳州府海澄县的知县，为官清廉正直，时称“铁骨冰心强项令”。他敢于得罪权贵，为百姓说话，所以深得百姓爱戴，但也因“不善媚故”，最终遭贬抑调离。离开那天，海澄百姓“攀辕卧辙数百里”，百般阻行，舍不得他走，竟然一路跟着他到了福州。在最后不得不离别的时候，龙国禄在壁上记下：“秋日登乌石山，宿绝尘禅房，与海澄诸子言别。”并赋了一首禅意诗：“半壁清虚证果因，白云深锁自无尘。尤怜聚散孤峰外，鹤影黄花处处新。”



官员得民如此拥戴，夫复何求？但我要讲的并不是这个。石壁下方有另两则题文并列。左边写的是崇宁五年(1106)二月癸酉日，提点刑狱乔世材、提举学事朱英、知郡事叶棣“同游乌石山诸寺，会食横山阁，晚归”；右边写的是崇宁乙酉(1105)仲夏十月四日，之进、远仲“约会仁王寺之横山楼，食罢，登致养亭，观薛老峰，啜茶于道山亭，过南涧寺祖师阁，少休以归”。这是乌石山很常见的题刻，写明何时何人何踪，引我注意的是他们都有相同的足迹——“食在横山阁(楼)”。在乌石山的摩崖石刻里，注明在哪儿吃饭的，大概只有这处石壁。

在同地点吃饭的这两拨人，相隔一年，以并列题刻方式，跨时空地进行呼应——直到千年之后，这个秘密仿佛被我看出来。

有一点无疑是确定的，那就是当时的横山阁应该很有名，所以在那儿就餐不是普通的事，否则不可能将此事刻出来。史料上说，横山阁，也称横山楼、横山馆，建于后晋天福二年(937)，位于乌石山南坡的仁王寺，据此可判他们吃的应该是素餐。现在寺与阁都已不在了。

福州历史上很多名楼名吃已然无存。郁达夫在《饮食在福州》中记下：“城内为树春园、南轩、河上酒家、可然亭等。味和小吃，亦佳且廉；仓前的鸭面，南门兜的素菜与牛肉馆，鼓楼西的水饺子铺，都是各有长处的小吃处；久吃了自然不对，偶尔去一试，倒也别有风味。城外在南台的西菜馆，有嘉宾、西宴台、法大、西来，以及前临闽江，内设戏台的广聚楼等。洪山桥畔的义心楼，以吃形同比目鱼的贴沙鱼著名；仓前山的快乐林，以吃小盘西洋菜见称，这些当然又是菜馆中的别调。”一晃八十多年过去，这些都也只在纸面上“活色生香”，现实中大多难寻，何况千年前的横山阁。

摩崖石刻，如同电报上的字一样，一定是必要的、重要的信息才会留下。这两则小题刻，其中之一的主人还是官员身份，让我不免怀疑“横山阁”是否是某种隐语。文人总是这样的，一字一词都可能藏有丰富内涵。

“横山阁”确实是可以成为文化符号的。南宋官员、诗人李弥逊写过两首有关横山阁的词，在历史上很有名气。一首是写夏天的——《蝶恋花·福州横山阁》。其中“榕叶满川飞白鹭，疏帘半卷黄昏雨”句常被人引用，它将福州的神韵描出来了。李弥逊为官多年，40岁时在冀州做知州时还与金人作战，杀敌甚众。他一生主张抗金，反对与金议和，为秦桧所排斥，晚年被迫归隐福州，在连江西山终老。李弥逊在此词中最想吐露的其实是最后一句：“老子人间无著处，一尊来作横山主”，满满的都是报国无门、壮志难酬的愤懑。

他的另一首《横山阁对月》是写冬天。冰雪之夜踏上高楼，真冷，"万里风摇玉树，吹我衣裾零乱，寒入毛骨轻”，他幻想乘风到明月之上，神仙告诉他“功名事，两难成”；他醒悟了——“身外营营，姑置对景，掀髯一笑，引手接飞萤。且尽杯中物，日出事还生”——表面看起来洒脱，但仍难掩心中那份壮志难伸的惆怅。

抗金名臣李纲及其麾下的永泰张元幹，都是李弥逊的好友。他们经常诗词唱和，也留下《水调歌头·和李似之横山对月》《八声甘州·陪筠翁小酌横山阁》(李弥逊字似之，号筠翁)，同样流露出徒怀壮志、同病相怜的情怀。

所以很有可能，“横山阁”就此成为报国难伸、志者隐痛的文化密码。这也是古往今来引人共鸣的话题。所以当我再次看向这面石壁，对于南宋的这两则题文，便有一种新的理解：题刻者表面看似记录吃喝玩乐，实际借“食在横山阁”表达一种高蹈的情怀，纵是一介匹夫，也不忘关心国家命运。而四百多年后，明朝万历年间的龙国禄将此岩题为“清尘岩”，何尝不是隐秘的承续？“世俗污浊，我自清尘”，与“老子人间无著处，一尊来作横山主”，原本就是源自同一种情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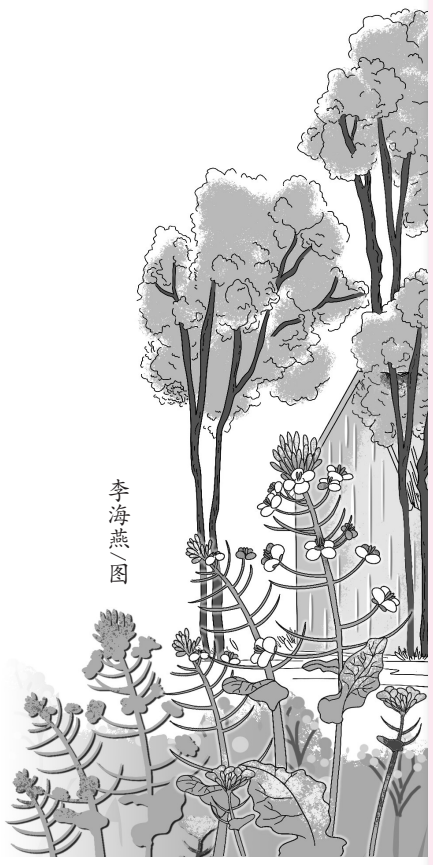
我想得起劲，也有些激动起来，忽然一个念头打来：李弥逊归隐福州是何时？翻看百度，原来是1140年，而两则题刻是1105年和1106年，也就是说，先有在横山阁吃饭，后有李弥逊在横山阁的郁闷，两者是不搭界的。我在石壁之前终归是一番空想。他们刻下“食在横山阁”，真实的原因可能很简单，就是那里烹馔得好，让他们意犹未尽，所以非要记下来不可。

他们是千年前刻进石头的闽都“吃货”。

闽都才子确实有点“吃货”体质。福州名菜“南煎肝”据说就来自于翻译家林纾。这是林家的猪肝烩制方式，特别细嫩好吃，林纾常向人推荐这种做法。因为他字琴南，大家就说是“南荐肝”，福州话被传成“南煎肝”。而清末民国间著名海军将领萨镇冰之侄萨伯森，在某个秋夜回忆起福州的名吃，睡不着，竟然开写《垂涎录》，将鼎日有肉绒、阿焕鸭面、螺洲辣螺等三十种福州传统肴馔细细咀嚼，真是名副其实的“吃货”。

近代著名学者、诗人陈衍更是不得了，不仅爱吃，而且以“君子不必远庖厨”自况，常下厨作膳奉客。他甚至还编了民国《烹饪教科书》，是当时唯一经过教育部审定的烹饪教学书。这本教材飘着炒沙蚬、佛跳墙、爆炒双脆、鸡汤氽海蚌、荔枝肉、红鲟饭等浓浓的福州味儿。还有一桩奇事，他的家厨张宗杨十几年耳濡目染，在他的熏陶之下，竟然也会写诗了，其诗作被收进《石遗室诗话》。

在乌石山的这面石壁前，我开始想象刻进石头里的“吃货”，以及他们吃了什么好饭。



李海燕/图

【诗 歌】

让故乡看见我(外一首)

■朱慧彬

老屋站在开满油菜花的田边
有些拉胯地看四月的雨
看雨从池塘与田沟轻松上岸
像童年时代的一样
带走那些长背刺的小泥鳅与调皮的白鲫鱼
带走老屋与田野的日记

雨也在看老屋
看它被鸟兽淘空的身体
看它老鲸鱼般被藤壶毁伤后结痂的皮肤
看它护着的蜻蜓、蜜蜂、竹林、菜地
以及新收留的一只流浪狗
看它们是否像从前一样
一场感冒或一声咳嗽过后
成为四月流失的一部分

其实，我也想看看它们
看看故乡的雨以及雨淋湿的故乡
看池塘里新生的红莲与屋檐上的落花
看艾草一寸寸把风雨带向墓园
看它们如何在四月唤醒爹娘
唤醒那些装睡的麦子
如果，如果不能
那么，请让我成为雨的一部分
也请四月把我的云脚垫得高些再高些
让故乡看见我

四月与草

草把目光投向远方
远方是苍茫的山脉与牛羊
再远些，是骏马驮来的风
风看见消瘦的牛羊、草原与草
看到冰雪走后留下的四月
以及自己日后可能的藏身之处
草包围了疯长的四月
风包围了草
它们把冻伤的河流解救出来
让草原自主呼吸
母亲站在高高的山岗上
她与一群牛羊一起朗诵四月
每张一次嘴山脉便长高一分
阳光在这里无所事事
它在牛背上打着盹
一朵云不忍偷窥
慌里慌张地从河水起身
消失在羊群里

春天开唱

■郭永仙

撇开浮在日子上面的小寒大寒
能拧出水来的嫩嫩春天呈现眼前
落叶灌木乔木开始捧出芽头
那些常绿的树比如锡兰肉桂
已打出密集的花语
春分已临 我喜欢的五棵树还赤裸
横斜的枝桠画出古画的意味
我想一一说出五棵树的名字
他们是柿子枫树银杏乌桕还有栾树
倒春寒是冬的反噬
锯齿一样的冰雪抡起彻骨大锯
在刚有些暖意的春的皮肤上拉开口
开在高处的木棉花像未沉淀的酒糟
在倒春寒的日子里斟满一杯杯温暖
鸟鸣越来越热烈 爱的音符流成河
珠颈斑鸠咕咕咕叫声击破春寒
善于歌唱的乌鸫模拟各种鸟声撩拨季节
小白鹭聚集溪畔进行爱的表白
进城的红嘴蓝鹊已经战胜了惧怕
春天里的节气行进到清明
大多数草木完成了换装
空气中充满浓烈花香
归来的燕子完成筑巢任务
季节里全是生命蓬勃的颂歌

童谣三首

■姚秀斌

老鼠偷油

油一缸，豆一筐，豆筐放在油缸旁。
小老鼠，嗅到香，探头探脑溜出墙。
爬上缸，跳进筐，偷油偷豆急忙忙。
又高兴，又慌张，贪多吃得腹肚胀。
脚一滑，心一慌，扑通一声跌进缸。

跳绳歌

花儿红，鸟儿唱，柳树底下把绳跳。
单脚跳，双脚跳，脚步越跳越灵巧。
你也跳，我也跳，一个接着一个跳，
挺起胸，尽情跳，脚儿轻轻别摔跤。

洋雀仔

洋雀仔，飞昂昂，十二岁仔好儿郎。
叔公叔伯嫌我细，细细年纪有主张。
猫咪细细会咬鼠，老鼠细细会上梁。
秤锤细细压千斤，辣椒细细辣过姜。
笔尾细细写文章，年纪细细好腹肠。

父 亲

■凌强

我从挂职地甘肃赶回的第二天早上，是我们父子最后一次见面。父亲已经虚弱得不能说话，只是用残存的体力支起眼皮将我再一次打量，这一双曾经笃定有力、让我敬畏的眼睛是如此的苍老和无助。父亲2019年1月12日下午5时去世，享年81岁。

此前的八年，父亲经历了两次跌伤、两次大手术和11次住院治疗，大部分时间是在病床和轮椅上度过的。腰部神经损伤、腿脚伤残、高血压、糖尿病、重症肌无力等病症，轮番袭来，一点点消磨他的意志，他一次次败下阵来。此番经过40多天的抢救，尝试了各种办法，但无法改变生命的颓势。

父亲一生命运多舛，刚足岁生父就病逝，之后随母亲改嫁，初中毕业就当了兵，复员后成了公交驾驶员。1967年，父亲娶了母亲，当年底生下我，三年后妹妹出生。像许多传统中国家庭一样，婆媳关系是横亘在男人面前的一条沟壑，父亲同样无力轻松跨越。婚后不久，母亲就搬回娘家，小妹也随她住在外婆家。之后很长时间，父亲只得在两处住家之间来回奔走，其中的辛苦与无奈他很少跟儿女提及。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我上初中才得到改变，父亲总算分到了一套单位福利房，虽然是50多平米的顶层房子，但一家人终于住到了一块。那阵子，父亲在单位职务也有了升迁，车间主任、保修厂厂长、驾校校长等都干过，虽然官不大，但毕竟管着几十上百号人，也够他忙碌的。

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之风日盛，看着身边不少人发家致富，父亲也坐不住了，执意辞职谋取一个在深圳福州之间跑大巴车的司机差事。虽说辛苦，但赚钱快，很快我们一家成了人们羡慕的“万元户”，彩电、冰箱、洗衣机这些时兴的大电器也搬进了家。因为在外跑车，父亲两三天才回趟家，即使回来待的时间也不长，但家里总少不了他的大嗓门，父严母慈，儿女双全，一家人过得其乐融融。

1989年，父亲作了一项重要决定，花了两万多元让全家改善了居住条件。我们调到洋头口的一套70多平米的新居室，终于不用再住预制板盖的顶楼房子了。后来，父亲又与人合计扩建了后排几间房，使住房面积增加到上百平米，这在当时算得上豪宅了。

不服输、不服老是男人的天性，这一倔劲在父亲身上也许表现更加强烈些。父亲虽已年过半百，仍壮心不已，但运道无常。由于竞争激烈，跑车生意大不如前，加上母亲生了一场大病动了手术，身体每况愈下，日子又变得拧巴起来。

1994年我结了婚，第二年生下女儿，一直到2005年一家三口都随父亲居住。那几年父亲基本不再跑长途了，难得静了下来，但一家子里里外外的事却不见得少，日子过得不咸不淡。

父亲一天一天变老，吃药看医成了他最后几年全部的生活内容。好在一直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和豁达开朗的个性，即便疾病缠身，仍不缺少来来往往的各样朋友，其中不乏专门跑来求助和讨教的人。他曾不止一次说，谁家没有难处，将心比心，能帮要帮。他还略带自嘲地说过，反正自己病得不轻，老天爷不妨再给加上几样病症，就当是替家人得的，后辈们平安就好。

与多数那个年代过来的老人一样，父亲有着节俭持家的品德。在部队当兵时总是尽量把每月津贴省下来，攒到一定数量再往家里寄，以贴补家用。即使后来生活条件有了改善，收入相对稳定了，他依然保持着定期存钱的习惯，绝少胡乱花一笔钱。临终前，他几次把我们兄妹唤到床前，交代他名下一笔笔存款的分配，思维清晰，全然不像一个即将走完生命全程的垂危老人。

不曾想，那天上午的一面，竟成诀别。下午接到噩耗，急忙出门，拦下一部出租车径直往医院赶。车窗外天空蓝得出奇，没有一丝风，喇叭里反复放着李健的《父亲》。我凝神在想，此时父亲的灵魂是否早已穿越肉身飘往了天国，羽化成一抹浅淡的云朵。

父亲走了，我们遵循他的遗愿，努力工作，认真生活。然而，几年来那种如梦似幻的想法一直纠缠着我，即使在大西北，每当仰望碧蓝的天穹，总能回忆起那个静如止水的下午。

【那年那事】

永远的思想先行者

——读《严复研究论文选编》

■郭志杰

闽都文化研究会编的《严复研究论文选编》已通过海峡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福州本土曾出了两位引以为傲的历史人物，一位是中国开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民族英雄林则徐；一位是中国西学第一人近代重要启蒙思想家严复。第一人即开疆辟土之士，他们无疑是名副其实的时代先行者。

严复作为当时马尾船政的一员，到英国留学，因郭嵩焘的慧眼识珠，“因此成为唯一没有上舰实习的海军留学生”，这个安排值得国人庆幸，假如严复登上那钢铁的身躯，中国或许多了一位海军将领，却少了一位观念的勇士。正是严复的这一去向，让他将人生实习的30多年留在另一艘更庞大的舰艇上，这就是思想的巨舰，严复无疑是搭上这艘巨舰的思想先行者。

作为一名思想的先行者，严复带来的不仅仅是一种认识，更是一种思想的高蹈与张扬，启动的是大脑的自由与解放，导致更多方向更大时空层面的清晰化，如“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等。前行需要一种方向的确认，特别在迷茫混沌之时，人们最渴盼的是另一种黎明——精神的磅薄日出，尤其发生在开阔的海上。这位在鲁迅眼里是“一个19世纪末中国感觉最敏锐的人”，他的敏锐激活了国家的神经，让国家在痛楚中摸触到一种值得推动的力，一种进化中不竭的力，这成就了他意识中伟大的凝结，海的意志的凝结，这个海已经从它的物质结构聚合成精神结构。他的“开眼看世界”旨在看清中国，他看出了自然力与生命力，看出了许多值得国人反思的痛处，看出改变现状最需要的良方。

作为思想家的严复，在探寻世界的同时，也在寻觅自身，他曾用传统的方式证明自己，四次参加科考，都未金榜题名，却在世界的舞台上班师回朝，他用他的人生见证了认识自身离不开与海的联系。“只要这一联系发生，那个世界便成了呈现在人身上的世界。”这位北大的首任校长，从海的那一边带回《天演论》等西方思想论著，让国民在危难之际参与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这一关乎国家生死存亡命运的考试。这一“考试”影响深远，让观念转变成一种行动，由此掀起近代史席卷全国的思想风暴，著名学者曹聚仁20年间读过500多种名人回忆录，500多位名人都称受严复思想的影响，如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陈独秀、李大钊等。可以说，严复个人的科举落榜了，带来的却是一个国度的警醒。他思想的伟大航程，加快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在这艘思想的巨舰上，一是装载着严复崇尚独立思考的科学性，在严复一生所翻译的170多万字的西方著作中，约有十分之一的内容是他自己撰写的按语。《天演论》是“严复的译著，亦是严复的论著”。二是装载着严复打破栅篱，挑战权威的批判性，他主张变法维新，为警醒国人而发出“不变法则必亡”的时代最强音。三是装载着严复中体西用，中西兼容的开放性，如他的与进化论相关的“人定胜天”的认识，也在充实、发挥中国古代哲学积极因素。四是装载着严复建构晚清新学的开创性，他是“晚清新学思想家行列中对西学认识最深的一位，他能够直入西方文化之堂奥，深得个中三味，最终漂洋过海，将之植根中土”。在那个时代，漂洋过海实属不易，经由大海传播先进思想更是难上加难，严复的人生航程“犹如近代海上玄奘”，在民族的危难之际完成了一次神圣的盗火之举、涅槃之举。

今日，时代的舰艇已经驶向遥远，但驶得再远，也离不开浩瀚的海洋。海洋容纳万物，也拥有足够的体量容纳思想。思想本身就属海，伟大的思想家适合在海上安顿，因为真知灼见来自广阔的视野。这个海是广义的海，不受时空地界约束的海，意味着无边无际的接纳与溢出，恰如真知的汲取与输送，这就是思想赖以产生与作用的行为方式。这位出生于“有容乃大”的有福之州，从海洋走出去拥抱世界的马尾船政学校的高材生，或许冥冥之中注定了一生与海与舰的关系，惨烈的甲午海战、马江海战让他悲愤伤痛，更让他从此奋发，他的多位同窗好友如邓世昌、刘步蟾等都壮烈殉国，多艘舰艇炸沉海底，那时候，“真的不知道这艘中国之船将漂流何方”，但严复并未消沉，他“痛定思痛，接连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救国决论》等一系列政论文章”，以挺立舰首的果勇之姿，向腐朽的旧势力投掷出一支支锋芒毕露的长矛。他搭上的这艘思想的巨舰，仍以凛然之势劈波斩浪遥指东方，其坚固是西方列强的任何炮火都难以摧毁的，因为搭上这一航程的是一个民族的共同意志。

【书林漫步】